

薛西斯 / 著

Izumi / 绘

托生



抵生莲



公一著

CIS | 湖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托生莲/薛西斯著; Izumi绘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3.10
ISBN 978-7-5356-6590-4

I. ①托… II. ①薛… ②I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20831号

©Xerses/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Ltd. / Kadokawa Media (Taiwan) Co.,Ltd.

托生莲

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
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著 者	薛西斯
绘 者	Izumi
出 版	湖南美术出版社
地 址	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出 版 人	李小山
出 品 人	刘烜伟
责任编辑	谢爱友 吕雪竹
美术编辑	何晓静
制版印刷	利丰雅高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	8.125
版 次	2013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56-6590-4
定 价	1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 (广州) 律师事务所

目录

壹 笑问客从何处来 001

貳 莲池无日不开 023

叁 春恨秋悲皆自惹 041

肆 从来无始贪嗔痴 061

伍 一花一竹如有意 107

陆 望帝春心托杜鹃 125

柒 愿生西方净土中 183

捌 天人何曾免五衰 197

玖 一样花开为底迟 217

拾 挽断罗衣留不住 227

尾声 不尽劫灰化红莲 245

后记 248





壹 笑问客从何处来

炎热的七月，只剩夜深时分还能保有些许凉意。夏蝉却好像不必休息似的，即使入夜了仍轮番鼓噪不已。

只有今夜例外。

从刚刚开始，蝉鸣声就像一场戛然而止的暴雨一样，忽然一丁点儿也不剩了。

戚雨和萧湘手上各提一盏纸糊的小灯笼，在幽暗的林中缓缓地前进着。因夜色浓重前路不清，又恐地上苔滑，所以两人的脚步放得很慢。

萧湘一直忍耐着这股异样的静谧，直到他再也受不了了，才开口说：“小戚哥，你说这条路是不是……有些奇怪？”

“哪里奇怪？”

“你难道不觉得……静得有些过分吗？”

“是吗？我觉得你挺吵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老萧，你别那么婆婆妈妈行不行？你都三十几岁的大男人了，不过是在林子里走个夜路，你就怕成——”

忽然戚雨闭上嘴巴。

因为在一片令人窒息的静谧中，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低吐息。

戚雨愣在原地，竖耳细听，立刻明白了那是野兽蓄势待发时刻意压低的喘息声。他轻轻晃了一下手中的提灯，就着火光，隐约能看见林中有十几双火炬般锐利的眼睛。

这时他脸色也有些绿了：“你听这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？”

萧湘苦着一张脸说：“我听这声音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。”

两人在黑暗中对视了一眼，提着灯笼的手微微颤抖着。

被包围了。

戚雨说：“一会儿我喊一、二、三，我们就一起跑。”

“往哪里跑？”

“当然是往前跑！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——”

两人一动也不动。

戚雨怒说：“你干吗不跑？”

萧湘哭丧着脸说：“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！”

仿佛无法忍受两人的争吵一般，一声低吼从林中传来，两人吓得缩头抱成一团，灯笼脱手摔在了地上，烛芯的火焰一下子将灯纸点燃。

为首的一头猛兽向前踏了几步，长得虽像黑豹，体型却大得异乎寻常。它似乎忌讳火光，眯着一双金黄色的眼细细打量两人。

戚雨和萧湘就像被蟒蛇盯上的老鼠一样，僵在一处动弹不得。那巨豹观察了一会儿，似乎觉得两人毫无威胁性，便仰头朝夜空长啸了一声。

仿佛以此为信号，其他豹子也纷纷跟着首领咆哮了起来。

紧接着，它们便扬起前蹄，以骇人的速度朝两人狂奔而来。两人连逃跑的余地也没有，只能弓着身子闭上眼睛等死。

只听劲风响处——

忽然，一道热浪擦过两人的面颊。

预想中的尖牙利爪并没有扑上来，反而响起了野兽此起彼落的负伤低鸣。萧湘微睁一只眼，只见无数火花从天而降，如陨星一般炸裂疾驰，黑豹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火吓得四处逃窜、战栗哀号，一会儿便纷纷消失在浓暗的密林之中。

萧湘讶异地看着眼前的景色，他抬起头，想看这天火从何处而来——

仙女从天而降。

只见一个浮在空中的白衣少女缓缓降了下来，一圈银色的清冷薄辉围绕着她，令她仿佛沐浴在一片月光之中。她闭上双目，像要稳住身形似的平举着双手，冷月沾衣，清风满袖，犹如一只振翅的海燕。

海燕收翅，少女稳稳地落在两人面前。

那一圈银辉渐渐淡去，她睁开一双明亮的大眼。

少女约十三四岁年纪，生得娇俏可爱。乌黑的秀发高高扎成两束，用镶了青金石的银环箍住。一身白衣胜雪，衣上绣着石青色的梅花纹。

她一落地，便一手叉腰，朝地上猛跺了几脚，朝森林深处大骂道：“再过来就把你们全部烤来吃！”骂了一会儿，才回过头来问两人道：“你们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”

戚雨和萧湘都愣愣地看着她。

“喂！你们两个，不会是吓傻了吧？”少女偏着脑袋看着两人。

这时戚雨才回过神来，颤着声说：“没、没事，多谢仙女姐姐救命！”说着便朝少女连磕了好几响个头。

少女笑说：“这有什么，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——”戚雨仍磕头不止，并低声骂道：“老萧，你在干什么，还不快给仙女磕头！”

萧湘却一动也不动，只傻傻地望着远方的林子。良久，才抖着嗓子开口道：“火、火——”

只见林子在不自觉间已被熊熊烈焰包围。

少女伫立在火海之中，一对鸽卵大的蓝宝石耳坠被火焰染成了薄暮的天色，她看着一片大火，微微蹙起了眉，清秀的侧脸在火光映射下显得高贵凛然。

她说：“糟了，我又忘了这回事了，这可是件大麻烦啊。”说着踢了地上着火的小灯笼一脚。

萧湘心想，怎么她不怕烫呢？

又想，引起大火的应该不是那两盏小灯笼吧？



三人累瘫在地上。

幸好左近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，三人想方设法打了水来，终于免了森林一场祝融之灾。萧湘本来以为天女能招手为云，挥手成雨，原来天女灭火的方式也和所有老百姓都一样。

天女双手抱膝，一脸愧疚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一时下手没了分寸，差点没酿成大祸！我师父也为这件事念过我很多次了，说我瞻前不顾后，会放火又不会收拾。”

戚雨连喘了几口大气，才说：“仙女姐姐别把这点小事放在

心上了，今天若不是仙女姐姐仗义施援，我和老萧都要死无葬身之处啦！”

天女分别看了两人一眼，说：“说到这我还想问呢，这儿是怎么回事，哪里来那么多的玄狰？”

“呃……你说玄、玄什么？”

“玄狰。那不是普通的豹子，是食人的妖兽。玄狰身长六尺，尾分三股，凶猛异常，刚才实在是千钧一发。”

“嗯……”萧湘心想：对他们而言，到底是黑豹还是那个玄什么的其实没多大差别，横竖都要进它们肚子里。

天女又说：“玄狰虽然好食人肉，但只能住在灵气旺盛的地方，平常多半隐居在山泽之间。这儿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？怎么会引来这么多玄狰？”

萧湘想了一会儿，心想：要说灵气旺盛，难道说的会是连大仙的事？正考虑着要不要说出来，一旁戚雨已经大咧咧地说：“我看最近村里面没什么太大变化啊！”

天女听他这样说，忽然微微顿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村里……你们是四时村的人吗？”

戚雨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我们进城里去看我哥，刚刚正要回村里去。就是因为时间太晚了抄近路，才碰到那一群黑豹子！”

天女的笑容一下明亮了起来，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也要去四时村，跟你们一道走好不好？”

她这话一说完，萧湘忽然心口一跳，盯着她的脸细细打量起来。

戚雨爽快地说：“当然好，哪有不好的道理！”说着两人便并肩同行，少女浑然不觉萧湘异样的眼神，只是一边轻快地走

着，一边问着戚雨村子里的近况。戚雨倒也挺乐，一口一个“仙女姐姐”叫得亲热。



一直到东方天际大白之时，三人才回到四时村附近。

村前水塘盛放了一池的白莲。

少女默默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一会儿才感叹似的说：“这儿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啊。”说着竟垂下眼来，萧湘直直凝视着她，也不说话。

终于戚雨有些受不了这样的气氛，便扯了扯萧湘的袖子，低声说：“老萧，我说你开始就怪怪的，一直盯着人家仙女姐姐看。你都三十好几了还没成亲，该不会是因为你特别喜欢这种……”说得一向温文的萧湘也忍不住给了他肚子一拳：“少胡说八道！”

那少女回头瞥了两人一眼，戚雨捂着肚子打哈哈道：“没事、没事。”萧湘则忍不住又偷瞄了她两眼，过了一会儿，才低声对戚雨说：“你不觉得那位天女长得很像谁吗？”

戚雨翻一个白眼说：“老套，这招连我都不想用。”

萧湘急道：“你别胡扯，再仔细看看她——你应该比我更有感觉才对啊！”

“什么感觉？”戚雨冷嗤一声，这时那白衣少女忽然回头，吓得戚雨退了两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仙、仙女姐姐，你接下来要去哪儿啊？”又忙说，“不妨上我家坐坐吧！我和老萧也该好好答谢你呢！”

天女笑说：“不了，我要去戚家。你知道戚家吗？就是北边





磨麦子的那个戚家。”

这时就见戚雨一张脸扁了下来。

天女一下子睁大了眼，露出小鹿一样无助的神情，说：“怎、怎么了？难道戚家……已经不在了吗？”说着竟一脸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戚雨摇摇头，一脸困惑地说：“这倒不是。不过仙女姐姐，你上我家来干什么？”

这下换成天女瞠目结舌了。

“你、你、你是戚家的人？”

“是啊！我叫戚雨。”

天女指着他的鼻头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你你……你是戚雨？”

戚雨皱起眉头，说：“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仙女姐姐，你难道认识我吗？”

天女“哇”的一声大叫道：“戚雨，你不认得我了？”

戚雨一张脸都要卷起来了，一脸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。这时就见萧湘走到那天女面前，有点试探性地问道：

“霜霜——你是霜霜，对不对？”

天女上上下下打量了萧湘一番，只见他生得有些单薄，脸皮白白净净，看起来很和气的样子。她对萧湘没什么印象，便说：“你又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谁知萧湘一听，双眼立刻瞪得跟两颗铃铛一样，指节都因紧握而泛白。他沉默了几秒，忽然爆发似的大叫了一声：“霜霜——”一边紧紧抱住天女，激动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是霜霜！你化成了灰我都认得！”

天女捂住耳朵，几乎没被萧湘这吓死人的嗓门震聋，又被

他抱得很不好意思，连忙推开了他。只听戚雨在一边急着跳脚道：“你们这唱的究竟是哪出啊？什么霜霜雪雪的，我怎么都听不明白——”

萧湘闻言便拉开了天女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戚雨，说：“戚雨，你给我睁大眼睛仔细看好，难道你还认不出这是什么人吗？”说着将天女推到戚雨面前。

戚雨和那少女两人大眼瞪小眼，只见少女气鼓鼓地看着他，戚雨却仍是一脸迷茫之色，摸不着半点头绪。

终于萧湘受不了了，朝他大吼道：“你仔细看清楚了！这个人是你妹妹、你二十年前丢了的妹妹——戚霜。”



戚老爹坐在门口一张长凳上，翘着一只脚，一边扇着破烂的藤扇子，一边“嗨哟嗨哟”喘着大气。他生得很瘦小，满脸都是皱纹，虽然才六十多岁年纪，看上去却更老一些。

正纳凉间，忽然就见到不远处一个小女孩朝自己的方向小碎步跑过来，待跑到院子口了，忽又刹住了脚步，只目不转睛地瞪着自己看。

他打量这女孩，十来岁年纪，一身青梅纹的俏丽白衣，耳上悬着好大一对的蓝宝石耳坠，想必是哪个好人家的女儿。

他正猜着这小姐是哪儿来的呢，就见她慢慢朝自己走过来，两眼竟然泪汪汪的。他一面吓得不知所措，一面又隐约觉得这女孩好面熟，似乎曾在哪里见过。

这时他的妻子薛氏正拿着面筛子出来外面晒，一看见那女孩，双眼一瞪，连筛子都掉在了地上。



戚老爹正怀疑着，就听薛氏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喊：

“霜霜——我的心肝小宝贝儿！”

那女孩听了，也“哇——”的一声大哭道：“妈——”和薛氏抱着哭成了一团。薛氏一面掐她的脸，一面哭得话不成声：“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”

戚老头这下脑子烧成了一团糰糊，不知妻子何时在外面生了一个野丫头来，正慌忙间，那丫头忽然脱出薛氏怀抱，转而扑向他大哭道：“爹——”

他吓得三魂去了一半，忙推开那丫头道：“你认错啦！我不是你爹！”

薛氏听了又好气又好笑，狠狠推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要死了，你不是她爹，谁是她爹？难道是我在外头偷生的吗？”

那丫头哭得满脸鼻涕眼泪，说：“爹爹，你难道不认得我了？我是霜霜，我是霜霜啊！”

戚老头张大了嘴，上上下下细看了那丫头一番，这时候远远的有两个人走了过来，是他的小儿子戚雨和萧家老三萧湘。

戚雨慢慢走过来，说：“爹，别看啦！这就是二十年前给神仙带走的霜霜。”

戚老爹仍傻愣着，就见薛氏擦干了眼泪，说：“我们家霜霜一定是成了神仙了，都二十多年了，模样一点儿没变！”

戚霜忙笑道：“什么神仙，我只是个半调子而已，我师父才真是神仙呢！”

原来二十年前，戚霜才八九岁年纪时，忽然有一个白发金冠的年轻男人来戚家，说戚霜资质很好，若能刻苦修行，将来或能飞升成仙。本来戚家以为是骗子，便要赶那人走，谁知那人只一挥袍袖，便带着戚霜不知所踪了。戚家找遍所有地方，

仍没有那男人和戚霜半点消息，只能日夜以泪洗面。

过了半年，忽有人捎了两封信来，一封是戚霜写的，说她过得很好，让爹娘不要担心。一封是戚霜师父写的，为他当时掳走戚霜的举动道歉，信里又附了一封红色小信。

戚家夫妇将红信拆开来，谁知里面竟蹿出一道细细青烟，待烟雾散去，出现了一口小铁箱。打开铁箱来看，里面都是金银珠宝和华美衣冠。

这时戚家才渐渐相信戚霜是让神仙带走了，薛氏虽仍有许多疑虑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他们靠这些钱做资本，家里渐渐宽裕起来，后来两个儿子娶媳妇、开店铺，靠的也都是这笔钱。

薛氏又问这几年都过得怎么样，戚霜说：

“我随师父在紫金山冰华洞里修行，修得约四五年，已能不食五谷，师父让我服下一颗九转脱神丹，此后便不会像凡人一样生老病死了。”

薛氏默默地垂下泪来，戚老头却大喜道：“那我们霜霜就真成了神仙啦！如今我戚家也出了一尊神仙啦！”

戚霜道：“我不算神仙，顶多是个半仙。也不是完全不会老，只是老化的速度比平常人慢很多而已。”又说：“因我小修有成，师父允许我下山服侍爹娘两年。师父说了，以后就是回了紫金山，逢年过节还是让我回来。”众人听了大喜。



戚家留了萧湘用午饭，戚霜虽已能绝五谷，但还是放开来大吃了一顿。倒是萧湘，一整顿饭下来没动几下筷子，默默的不说话。

饱餐之后，戚霜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指着戚雨的鼻子道：“这个死没良心的，竟然认不出我来，还是湘哥先认出来的！”

戚老爹被热茶狠狠呛了一口。

戚雨忙反驳道：“你自己还不是没认出我！”

“那又不一样，我的模样没变多少，但你一口气老了二十岁啊！不然为什么湘哥认出我来了？”

“说得好像你有认出萧湘似的——”

戚霜歪着脑袋瞥了萧湘一眼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便嘟着嘴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毕竟萧湘是二十年前的青梅竹马，猛然一看还真想不起来。

萧湘低着头轻轻笑了两声，说：“没事，我不介意。有生之年还能见到霜霜回来，我就很开心了。”

薛氏笑道：“是啊！连大仙果然灵验，我日日去拜他，求他让我的霜霜回来，果然他可怜我这个老婆子，真的实现了我的心愿。”说着，拿了几炷香在神桌前敬拜。戚霜看她拜的不是祖先牌位，而是一个乌木小架子上的三盏莲花灯，觉得很奇怪，便问说：“娘，那是什么？”

薛氏笑着——指过莲灯，说道：“这是你爹的，这是我的，这一个是霜霜的。”

戚雨懒洋洋地说：“那是连大仙卖的长生保命灯。”

“连大仙？什么连大仙？”

“你才回来，所以不晓得。连大仙是个厉害得不得了的神仙，如今村里人人都信他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厉害？”

戚霜正要问到底是哪一路神仙，就听戚雨感叹着说：“你都没了二十年了，娘还是执意要买你的莲灯，日日夜夜祈祷着你的平安。”戚霜听了，不觉有些红了眼眶。

一会儿，她忽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，怪道：“咦，二哥，那你的呢？”

戚雨说：“我和大哥都娶亲成家了，我们的莲灯自然摆在自己家里啦！”

戚霜瞪大着眼，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说得也是，你们也都三十好几了，早该成家不知多少年了。”忽然，又“噫”的一声叫道，“对了，大哥！我都忘了大哥了！大哥现在人在哪儿？我要去看他！”说着一下就蹦了起来。

薛氏忙按住她，说：“你别给你大哥添乱了！”

戚雨也跟着帮腔说：“反正大哥现在也不住在四时村里，他住在城里面。”

“咦？大哥去城里了？是在城里做生意吗？”

“也不是这样子……总之，这里面原因很复杂，日后再慢慢说给你听好了。”

戚霜说：“那还不容易吗？我进城找他就是了。”

戚雨说：“你现在去了，他大概也没空理你，他和连大仙——”话才说到一半，忽然就听戚老爹“唉——”地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他。他说：“霜霜啊，既然你也是个神仙了，那你是不是也会那个什么托生莲啊？”

“什么？什么莲？”

“我看我们是不是也来个坛子就好了？”

“坛子？”

戚老爹却没回答她，只自顾自地说：“是了，你就叫戚大仙。好不好……听着哪儿不对劲……啊！这个好了，叫戚仙女！”

戚霜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什么七仙女八仙女的。我说过了，我不算是神仙。”